

唐宋诗词

读

解

化

文

蔡镇楚 龙宿莽 /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唐宋诗词文化解读

蔡镇楚

龙宿莽 /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诗词文化解读/蔡镇楚,龙宿莽著.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.9

ISBN 7-5013-2455-7

I.唐… II.①蔡…②龙… III.①唐诗—文学研究②宋词—文学研究 IV.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622 号

书名 唐宋诗词文化解读

著者 蔡镇楚 龙宿莽 著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)

发行 010-66139745,66175620,66126153

66174391(传真),66126156(门市部)

E-mail cbs@nlc.gov.cn(投稿) btsfxb@nlc.gov.cn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

开本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张 14.5

字数 396千字

版次 2004年9月第2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013-2455-6/K·932

定价 35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唐宋诗词:我心中的缪斯女神	(1)
一	唐诗在国外	(1)
二	为何要读唐诗宋词	(3)
三	呼唤诗歌女神	(6)
第二章	诗与词	(9)
一	诗如才子	(9)
二	词如佳人	(13)
第三章	唐宋诗词与中国诗文化	(18)
一	唐诗	(18)
二	中国诗文化	(21)
三	诗唐与词宋	(26)
四	宋词特征	(33)
第四章	唐宋诗词的情感指向	(43)
一	唐诗主“情”	(43)
二	宋词言“愁”	(46)
第五章	唐宋诗词与中国神话	(51)
一	中国神话	(51)
二	唐诗与神话	(53)
三	宋词与神话	(65)
第六章	唐宋诗词与宗法文化	(72)
一	中国宗法文化	(72)
二	唐诗中的帝王之气	(73)
三	宫廷皇位之争	(75)
四	上官体与应制诗	(77)
五	郊庙歌辞与大唐礼乐	(80)

六	唐诗的宗法文化观念	(82)
七	宋词的宇宙人生之思	(86)
八	宋人的生命意识	(92)
第七章	唐宋诗词与道教文化	(97)
一	唐诗与道教文化	(97)
二	宋词与道教文化	(101)
第八章	唐宋诗词与佛教文化	(119)
一	隋唐佛学	(119)
二	禅宗佛学	(121)
三	唐诗涅槃	(126)
四	宋僧词	(129)
五	居士词	(132)
六	宋词禅韵	(136)
第九章	唐宋诗词与科举制度	(147)
一	唐宋时代的科举	(147)
二	唐诗与科举	(152)
三	宋词与科举	(156)
第十章	唐宋诗词与音乐文化	(163)
一	唐宋音乐	(163)
二	唐诗与音乐	(164)
三	宋词与音乐	(167)
四	水乐之美	(176)
第十一章	唐宋诗词与女性文化	(179)
一	女性成为抒情主体	(179)
二	美人王国	(187)
三	爱情永恒	(195)
四	唐诗与婚姻家庭	(201)
五	宋词与婚姻家庭	(211)
第十二章	唐宋诗词与地域文化	(220)
一	地域文化	(220)
二	唐诗与地域文化	(222)
三	宋代词人的地域文化分析	(228)

第十三章	唐宋诗词与隐逸文化	(233)
一	隐逸文化	(233)
二	唐诗与隐逸文化	(237)
三	宋人的隐逸之志	(242)
第十四章	唐宋诗词与农业文化	(254)
一	中国农业文化	(254)
二	唐诗的绿色主题	(256)
三	诗与山林气	(264)
四	宋词的绿色生命	(266)
第十五章	唐宋诗词与酒文化	(270)
一	中国酒文化	(270)
二	唐诗与酒	(271)
第十六章	唐宋诗词与茶文化	(277)
一	中国茶文化	(277)
二	茶禅一味	(281)
三	唐代茶诗	(286)
四	宋代茶词	(289)
第十七章	唐宋诗词与民俗文化	(296)
一	民俗文化	(296)
二	唐诗与民俗文化	(297)
三	宋词的风俗画卷	(300)
第十八章	唐宋诗词与商业文化	(316)
一	城市与商业经济	(316)
二	商品经济与商业文化	(317)
三	金钱观念	(319)
四	唐宋诗词中的商品	(321)
五	唐宋诗词中的商人	(323)
六	唐宋诗词中的商妇	(325)
七	所谓“重农轻商”	(327)
第十九章	唐宋诗词与王朝政治文化	(329)
一	唐诗与安史之乱	(329)
二	杨贵妃之死	(333)

三	永贞革新	(336)
四	朋党之争	(339)
五	苏轼与乌台诗案	(343)
第二十章	唐宋诗词与军旅文化	(351)
一	战争与军旅文化	(351)
二	唐代边塞战争与边塞诗	(352)
三	内乱	(354)
四	唐末农民战争	(356)
五	宋词与靖康之变	(357)
六	辛弃疾与恢复大业	(369)
第二十一章	唐宋诗词与中国数文化	(380)
一	数名诗	(380)
二	一字至数字诗	(381)
三	象数诗词	(383)
四	“数”在“诗”中	(384)
五	数字体诗	(386)
第二十二章	唐宋诗词与梦文化	(388)
一	中国梦文化	(388)
二	唐代纪梦诗	(392)
三	宋代梦词	(394)
第二十三章	唐宋诗词与旅游文化	(407)
一	中国旅游文化	(407)
二	唐诗与旅游文化	(409)
三	长江与山水之旅	(412)
四	长安与台阁之旅	(415)
五	西湖歌舞之旅	(417)
第二十四章	唐宋诗词的文化传播	(419)
一	文化传播	(419)
二	唐诗的文化传播	(420)
三	宋词的文化传播	(431)
跋 尾		(457)

第一章 唐宋诗词：我心中的缪斯女神

一 唐诗在国外

你也许读过几首唐诗，知道李白、杜甫的浩歌；你也许学过几首宋词，聆听过苏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的悲吟。

在周边国家与地区，在国际汉学界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，从著名学者到一般懂得一点汉语的人，往往为自己能够背诵几首中国的唐诗宋词而引以为自豪。

你可知道，日本的一些商店每到春意正浓的时节，就把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画像及其《春晓》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挂在商店的门面上。

你可知道，一代辉煌的唐诗早已出国远游，成为西欧各国艺术宫殿上最高雅的艺术嘉宾。1998年5月，德国一个著名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的交响乐《大地之歌》，就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伟大作曲家玛勒“根据中国的唐诗创作”而成的。据说，其中第一乐章《愁世的饮酒歌》出自李白的《悲歌行》，第二乐章《寒秋孤影》署名“TSCHANGTSI”，第三乐章《青春》署名“李太白”，第四乐章《美女》出自李白的《采莲曲》，第五乐章《春天的醉汉》出自王维的《送别》，第六乐章《永别》出自孟浩然的《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》（见陈秉安《唐诗出国“游”出难解之谜》）。

德国交响乐《大地之歌》，虽然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而成的，但鉴于历史与文化方面的隔膜，已经成为唐诗文化学中的“歌德巴赫猜想”。例如其中署名“李太白”的《青春》歌词德文译文为：

在那小小水池的中央，
 伫立着一座绿色琉璃的小亭，
 上面盖着白色的屋瓦。
 好像是猛虎的弓背一样，
 翡翠的小桥弯弯地横跨到小亭上。
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，
 穿着华丽的衣衫，
 饮酒畅叙，赋诗作乐，
 丝袖拖地，帽带飘垂。
 在平静的湖水面上，
 一切都奇异地倒映出来，
 绿色的琉璃小亭，
 覆盖着白色的屋瓦；
 新月形的弯桥，
 犹如倒立的弓。
 朋友们在亭中相聚
 穿着华丽的衣衫，
 他们饮酒、畅叙，
 赋诗、作乐。

这首诗的译文，原诗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是李白？还是李白的
 这首原诗在中国早已失传？还有德文署名“TSCHANGTSI”的《寒
 秋孤影》，德文译文为：

兰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，
 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，
 好似画家把翡翠似的绿粉，
 轻撒在娇嫩的花朵之上。
 鲜花已失去它的芬芳，
 寒风将花朵吹落在地上。
 凋谢成金色的莲花，
 即将随波荡漾。

.....

我已困倦，
灯已熄灭，诱我入眠，
长眠之地啊，我已来到你这里，
赐给我平静吧，我需要休息。
我心中的秋日过于漫长，
我在孤寂中啜泣，
亲爱的太阳啊，
你为何不再放射光芒，
亲切地把我痛苦的泪水晒干？

从德文的汉译来看，其原作者是张籍，还是张继？我们这些从事唐诗研究的人，都说不清，道不明，一时很难破译出来。这是千古唐诗之谜，是唐诗出国远游而出现的难解之谜。这个谜底，留给后人去揭开吧！

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：“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。”我们认为，用“诗魂词心”这四个字来概括唐宋诗词更为贴切。一代辉煌的唐诗宋词，正是唐代诗人之魂与宋代词人之心的艺术再现。

唐宋诗词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。没有时空的局限，没有种族的隔绝，没有国别的制约，没有地域的障碍，它像一只美丽的和平鸽，始终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悠远而广阔的时空中自由地翱翔。

二 为何要读唐诗宋词

唐诗宋词，早已走出国门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。面对这一宗巨大的精神财富，面对这一块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应该怎么办？

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和唐宋诗词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导师，我在这里提倡广大青少年（包括其他学科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）多学点唐诗宋词，并非纯粹是出于专业与艺术旨趣方面

的考虑,而是有其更广阔、更深层的文化思考。

其一,从文化传统而言。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唐诗宋词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,是诗歌王国的皇天后土之中崛起的两座诗歌艺术高峰,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生活、艺术心灵、文化性格、审美情趣的文学观照与历史积淀。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民族,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,企图挣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,就好比鲁迅所讽刺的“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”一样幼稚可笑。更何况唐诗宋词所体现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,是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,继承与弘扬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,是我们后代青少年的神圣职责,既有益于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,塑造青少年的灵魂,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又有利于高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,创建更加灿烂辉煌的民族新文化,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再度复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其二,从民族特质而言。所谓“民族性”,一般来说就是带有世界性的。在世界民族之林,中华民族以勤劳善良、温柔敦厚而著称,其文化性格乃是颇具民族性与个性化的。唐诗宋词,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灵与文化性格的艺术结晶。东西方各民族,都追求人生理想与思想境界中的“真善美”,但立足点不同。西方立足于宗教信仰,追求基督教徒心目中的“真善美”;而中国则立足于哲学——伦理学,追求理性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中的“真善美”。从孔子创立儒学开始,中国人就以“真善美”作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行为准则,追求“真善美”的有机统一。因而,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树,始终是“真”以“美”为华,“美”以“真”为实,而“真”与“美”则以“善”为根,三者相得益彰,相续相禅,相辅相成,和谐一体,生机勃勃地成长在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皇天后土之中。我以为唐宋诗词的最高境界,就在于中国人所执着追求的“真善美”这种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。以诗塑造民族的形象,以“真善美”铸造民族的灵魂。中国的现代青少年若要把握中国人所执着追求的“真善美”之真谛,不读唐诗宋词行吗?

其三,从审美鉴赏而言。审美鉴赏,是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离开了审美鉴赏,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艺术。什

么文学艺术、音乐艺术、舞蹈艺术、绘画艺术、建筑艺术、造型艺术、军事艺术乃至自然艺术、空间艺术等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而人类生活，不知要倒退到怎样一个愚昧的时代啊！唐宋诗词，作为中国人诗歌艺术生命和审美情趣的艺术载体，作为审美鉴赏的最高艺术境界，其阅读与欣赏程度，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下。唐宋诗人及其传世佳作所体现出来的诗化的社会生活、诗化的人格理想、诗化的艺术境界、诗化的语言修养、诗化的审美情趣、诗化的美学精神，无疑都将在我们后一代的筋骨、体魄、血脉和灵魂中得到无尽而完美的升华，以铸造我们民族的筋骨，健康我们民族的体魄，活跃我们民族的血脉，净化我们民族的灵魂，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，提高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整体文化素质。

其四，从教育传统和人才培养模式而言。中国的国民教育，历来是通过教与学，提倡读写结合，教学相长，全面发展。大教育家孔子则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为教育内容，既重视书本知识，又注重社会实践和道德人品。人才的培养，多注重从幼儿教育抓起。古往今来，凡是稍有文化教养的家庭，儿女呀呀学语之时，大多以唐诗宋词为蒙学读本，让小孩背诵其中的佳句名篇，于耳濡目染之中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诗歌艺术美的熏陶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形式的智力开发，比琳琅满目的玩具，要高雅、文明、实效而意义深远得多。孩子真的长大以后，虽然所学专业各异，但是唐宋诗词对各类专门人才的艺术感染和心灵观照，是长期起作用的。特别是唐宋诗词所展示的中华民族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、人格修养和优秀品德，诸如情系中国，忧乐天下，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爱国情结；胸怀大志，致君尧舜，要求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；关心社会，体恤民瘼，为民请命的儒家风范；尊老敬贤，扶贫济困，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；反对侵略，同仇敌忾，忠心报国的英雄气概；淡泊名利，蔑视权贵，正直不阿的人格理想；随遇而安，处变不惊，自强不息的宽阔胸怀；克己让人，以和为贵，反对“文人相轻”的生活准则；嬉笑怒骂，抒情言志，面向社会人生的诗学意识，崇尚自然，正视现实，尊重历史，追求“真善美”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，等等，都是现代青少年或专门人才的思想素质、人格修

养、道德风范、人生态度、理想境界所不可或缺的。

中国文化史的历史长河有许多荣耀与辉煌，唐诗宋词的时代是这些辉煌历史的峰巅。

我们常想，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和传承，相续相禅，生生不息。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来看，丢掉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，是悲哀的民族，是没有出息的民族。中华民族不是这样，因为炎黄子孙们既善于继承，又敢于创新，在吸收中继承，在继承中创新。可以预见，唐诗宋词的格调与神韵，将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和魂魄之中，成为未来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遗传基因。

三 呼唤诗歌女神

中华民族，敬仰天子。天子者，统治天下之帝王也。《诗经·大雅·常武》诗云：“赫赫业业，有严天子。”这是天子最早的称谓。

西方民族，崇尚女神。女神者，人类创造之神也。缪斯女神，是古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女神与科学女神的总称。

中国号称为诗歌王国，可是十分遗憾的是，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到唐诗、宋词，中国却未能像古希腊、古印度那样，拥有自己的“诗歌女神”、“文艺女神”、“语言女神”。直至“五四”时期，诗人郭沫若出版新诗集时以《女神》为题，才标志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对诗歌女神的热切呼唤。

女神在哪里？在诗歌王国的璀璨星空之中；

诗歌女神在哪里？在诗歌国度的唐诗宋词的美妙神韵之中。

我们泛槎于悠远的历史长河，去找寻一代唐诗宋词的风采神韵；

我们攀登于陡峭的诗歌王国的高峰，去领略一代唐诗宋词的旖旎风情；

我们徜徉于唐宋王朝金碧辉煌的宫殿长廊，去观赏一代唐诗宋词的霓裳羽衣舞群。

我们想走近辉煌的唐诗宋词，这唐诗宋词却显得如此的久远流芳；

我们想贴近唐人的诗心与宋人的词心，这唐人与宋人却显得如此的孤高自赏；

我们想步入唐诗宋词的艺术境界，这境界却显得如此的深邃浩荡！

于是，一个历史的疑团摆在我们面前：

唐诗是什么？宋词又是什么？

我们问那沉甸甸的历史，历史说：“唐诗是唐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，宋词是宋人心灵的展示。”

我们问那苍茫的宇宙，宇宙说：“唐诗是茫茫宇宙星空中的一个一个闪烁着神光异彩的精灵，宋词是宋人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诗化的哲学思考。”

我们问翠绿的大地，大地说：“唐诗宋词是山川田野上的绿色生命，是铸就河岳海峤的诗国英灵。”

我们问才华横溢的唐宋才子学人，因为唐宋人是诗歌王国的“天之骄子”。唐宋的诗人词客说：“唐诗宋词是唐宋人纯如碧玉的民族心灵，是唐宋人排遣情感纠葛的特效剂。”

我们问飘逸豪放的“诗仙”，李白说：“唐诗是花间一壶酒”；

我们问沉郁顿挫的“诗圣”，杜甫说：“唐诗是世间苦难人生”；

我们问独坐幽篁里弹琴又唱歌的“诗佛”，王维说：“唐诗是田园山水禅意”；

我们问“奉旨填词”的柳三变，柳永说：“宋词是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”；

我们问“乌台诗案”中的东坡居士，苏轼说：“宋词是故垒西边的一樽江月”；

我们问“寻寻觅觅”中的易安居士，女词人李清照说：“宋词是郁结在心头的巨大的‘愁’字”；

我们问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青年将军，辛弃疾说：“宋词是奔驰呼啸的战马，是北伐进军的号角，是抗战救国的一面旗帜。”

……

面对这尽人皆知而又难以解读的唐宋诗词千古之谜，也许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释。然而，无论做何种意义的解读，我们

都是唐宋诗词的膜拜者，唐宋诗词的神奇韵律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。

唐宋诗词，是诗歌王国的缪斯女神；

唐宋诗词，是中国文学中的巍巍昆仑；

唐宋诗词，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艺术精英！

第二章 诗与词

在中国,在中国文学史上,“诗”与“词”历来是最亮丽、最诱人的字眼。人们最喜欢以“诗情画意”与“如诗如画”来形容某种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之美。

然而,“诗”为何物?“词”又是什么?它们之间有何种关系?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又有什么差异?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学术命题。

一 诗如才子

古往今来,人们的诗学观念不同,理解角度不同,对诗的阐释,真如烂漫的春花一样千姿百态。

或曰:“诗者,志也。”这是从诗的社会功能方面阐释。“诗言志”之说,人称出自于《尚书·舜典》。《传》曰:“心之所之谓之志,心有所之必形于言,故曰‘诗言志’。”何谓“志”?闻一多《歌与诗》从诗的社会功能的演变过程分析之,认为“志有三个意义:一记忆,二记录,三怀抱”。《说文》云:“诗者,志也。从言,寺声。”许慎解诗,取类于人,近取之于人之口与人之言,而远取之于人之心者,故又云:“志者,心之所之也。”从语文学考察,“志”,从士从心,其本义是停止在心上,即牢记在心里。又颜师古《前汉书》注曰:“志,记也。积记其事也。”与誌同,或作识。故有记忆之义。先秦诸子所谓“诗言志”者,主要还是指思想、志向、抱负,故有闻一多所谓“怀抱”之义。如《毛诗序》所云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《释名·释典艺》本之云:“诗者,之也,志之所之也。”先秦诸子皆主“诗言志”。可见“诗言志”之说,乃是先秦诸子的一种共识,一种共同的诗学观念。

或曰：“诗者，持也。”这是从诗的创作主体方面阐释。《类篇》云：“诗者，承也，持也。”《礼·内则》注曰：“诗之言承也。”疏云：“《诗纬·含神雾》云：‘诗者，持也。’以手维持则承奉之义，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。”又《尚书正义》引语曰：“《诗纬·含神雾》云：‘诗者，持也。’然则，诗有三训：承也，志也，持也。作者承君政之善恶，述己志而作诗，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坠，故一名而三训也。”后人认为，以诗持志者为之诗。故此说系“诗言志”之说的一种变异而已，然而它突出的是诗歌创作的主体。

或曰：“诗缘情”。这是从诗与情之关系而定论的。陆机《文赋》率先倡言“诗缘情”之说。“诗缘情”者，或言诗缘于情，或言诗以情为缘，都强调诗的抒情特质，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。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云：“诗者：根情，苗言，华声，实义。”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。白居易认为，诗应该像一株常青树一样，以情为根本，以言为树苗，以声为花朵，以义为果实。明人谢榛《四溟诗话》云：“景乃诗之媒，情乃诗之胚，合而为诗。”人们突出的还是一个“情”字，“情”是中国诗的文化基因，也是中国诗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内部机制。

或曰：“诗者，天地之心。”这是从作为诗歌抒情主体的“人”的角度来界定的。刘熙载《艺概·诗概》云：“《诗纬·含神雾》曰：‘诗者，天地之心。’文中子曰：‘诗者，民之性情也。’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。”所谓“天地之心”，就是指人。《礼记正义》疏云，人为“天地之心”者，其内涵有二：一是人生存于天地中央，犹“人腹内有心”；二是人“动静应天地”，是万物之灵，犹如心是五脏中之“最灵”者。刘熙载根据《诗纬·含神雾》与文中子之说，以“诗为天人之合”，说明诗乃是人的主观情趣与客观自然景象之妙合无垠，是自然天地之美与诗人人格之美的和谐统一，所追求的正是董仲舒提倡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理想与人生境界。明人钟惺《诗论》说：“诗为活物。”认为诗是充满着艺术生命力的，其生命力来自于天地乾坤，来自于天人之合。南宋陈人杰[沁园春]词亦云：“惟诗也，是乾坤清气，造物须慳。”这是理学家的诗学观念，认为诗贯注着的是“乾坤清气”，是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。

或曰：“诗者，乐章也。”这是从诗的音乐功能方面阐释。《荀